

卷二十二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宮殿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二十二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吏人每房給楷書一人錄淨而已蓋欲士人躬親職事格吏姦兼歷試人才也 筆談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二
官政治績

斷獄

近歲邢壽兩郡各斷一獄用法皆誤為刑曹所駁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即是義絕况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刑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即時死惟一子明日乃死其家財產戶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其家父母死時其子尚生時產乃子物出嫁親女乃出嫁娣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略同一失於生者一失於死者 筆談

陳晉公

陳晉公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

利害晉公閱之第三等語副使宋太師曰吾觀上等之稅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戕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為三說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為稱首後李侍郎諮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

陳晉公恕自升朝入三司為判官既而為鹽鐵使又為惣置使洎罷參政復為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朝廷藉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真宗諭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萊公罷樞密使歸班晉公即薦以自代真宗用萊公為三司使而晉公集賢學士判院事萊公入省檢尋晉公前後改革

興立事件類為方冊及以所出榜示別用新板題遍躬至其第請晉公判押晉公亦不讓一一與之押字既而萊公拜於庭下而去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而晉公之規模漸革句之榜示亦稍稍除利今則無復有存矣東軒筆錄

張乖崖

一

張尚書諱再知益州轉運黃觀以治狀條奏下詔褒羨時賊鋒方斂紀綱過肅蜀民尚懷擊柝之惴而嘉邛二州新鑄景德大鐵錢利害未定橫議風起朝廷慮之遣謝賓客諱為西川巡撫上臨軒諭之曰詠之性剛決強勁卿之性仁明和恕卿往濟之必無遺策宜以朕意諭詠賴卿在彼朕無西顧之憂每事宜

與濤協心精議副朕倚驕謝公至蜀明宣寬詔尚書
公抃蹈泣拜舉率從稟並轡抗勞西蜀遂安

筆談

二

有范延貴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詠為守
因問曰天使泚路來還曾見好官貧否延貴曰昨過
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著作者雖不識之知其好
官貧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
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酈肆
無賭博市易不敢誼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
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
官貧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閣
門祗候皆號能吏也

東軒雜錄

三

乖崖張公詠尹益都日值李順兵火之後郡政未舉
因決一吏杖詢不伏公曰這漢要劔喫彼云決不得
喫劔則得公命斬之以徇軍吏睜眦相顧自是始服
公之威信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逃者公許其
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
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
厚舊為惡黨因之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
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蜀民由此安居

雜記

四

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并州有軍校咎他部卒
致死獄具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九人公執奏曰
并接羌胡州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使卒

有輕所部之心且生事不若杖遣於權宜爲便上如
法官議不數月并果有卒怨本校白晝五六輩提刀
趨喧爭前刺校心曾狼籍戶下遂竄去朝廷方以公
言向所執爲是 灑水燕談

五

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入潰
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究之慄悍
善鬪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鈐轄
以州牌印付之鈐轄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
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令詠自行也鈐轄
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鈐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
時曰即今詠顧左右張酒具於城西門上曰鈐轄將
出吾今錢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於樓上酒

數行鈐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
糧願皆應副之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
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返必斷頭於此樓之
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遇果敗士衆皆還走
幾十里鈐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
不爲異也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大敗

六

張詠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視判其
牒曰勤殺人賊旣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於道
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爲僧寮屬問
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王明

王明字如晦魏郡成安人王師征嶺南爲隨軍轉運

使山路險絕仰給者數萬人雖丁夫負擔無有闕者
每下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書固守倉庫范蜀公蒙
求

劉煥

治平間河北鹵荒繼以地震民無糧食往往賤賣耕
牛以苟歲月是時劉煥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
牛明年震搖息逋民歸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騰踴
十倍後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唯
澶州民不失所由煥權宜之術也東軒筆錄

陶鑑

淮南漕渠築埭以蓄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伯埭
謝公所為按李翱來南錄唐時猶由流水不應謝公
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鑒始

議為復開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
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為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為真州
開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
載米不過三百石開成始為四百石其後所載浸多
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三石自後北
神召伯龍舟茱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為利予元豐
中過真州江亭後糞壤見一卧石乃胡武中為水閘
記略叙其事而不甚詳具筆談

許元

許元初為發運判官每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蓋
陷於木中不可稱盤故得以為姦一日元至船場命
拽新造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秤之比所破
纔十分之一自是立為定額

侯叔獻

侯叔獻爲汜縣有逃田及戶絕沒官田最多雖累經檢估或云定價不均內有一李誠在方圓十里河貫其中充爲膏腴有佃戶百家歲納租課亦皆與族矣前已估及一萬五千貫未有人承買者賈魏公當國欲添爲二萬貫賣之遂命陳道古銜命計會本縣令佐視田羨惡而增損其價道古至汜閱視諸田而議增李田之直叔獻曰李田本以價高故無人承買今又增五千貫何也堅持不可道古雅知叔獻不可欺因以其事告之叔獻歎曰郎中知此田本末乎李誠者太祖時爲邑酒務專知官以汴水溢不能救護官物遂估所損物直價計五千貫勸誠償之是時朝廷出度支使錢俵民間預買箭桿鵬翎弓弩之材未

幾李重進叛王師征淮南而預買翎桿未集

太祖大怒應欠負官錢者田產並令籍沒誠非預買之人而當時官吏畏懼不敢開折故此田亦在籍沒今誠有子孫見居邑中相國縱未能恤其無辜而以田給之莫若損五千貫俾誠孫買之爲便道古大驚曰始實不知但受命而來審如是君言爲當而吾亦有以報相國矣即損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孫俾買其田孫曰實荷公惠奈甚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即召見佃百戶諭之曰汝輩本皆下戶因佃李莊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廩更爲豪民今李孫欲買田而患無力若使他人得之必遣汝輩矣汝輩比毀宅徹廩離業而去不免流離失職何若醵錢借與誠孫俾得此田而汝輩常爲佃戶不失居業而兩獲所利耶皆

拜曰碩如公言由是誠孫卒得此田矣叔獻之爲尉與管界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相報一旦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既而歎曰巡檢豈以我爲負約耶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專其功也於是盡推捕盜之勞於其下而竟不受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府尹李詢謂日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子可一見本府推官判官吾當率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面推官判官而去 並東軒筆錄

張丞相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人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

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筆談

章惇

熙寧七年元絳爲三司使宋迪爲判官迪一日遣使煮藥而遣火延燒記府日午至申焚傷殆盡方火熾神宗御西角樓以觀是時章惇以知制誥判軍器監遽部本監役兵往救火經由角樓以過 上頌問左右以惇爲對翊日迪奪官勒停絳罷使以章惇代之 東軒筆錄

邵曄

邵曄知廣州鑿內濠以泊舟楫不爲颶風所害相次

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羊之民始有完衣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戚密學

戚密學 倫 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撰虛訟公至以術漸磨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箠挺組索比他邑數倍民已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風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規警立限曰諷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虛兼實枷鎖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汝暫歸祀其先櫛沐蠖虱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違者

許仲宣

許仲宣青社人三為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曠征江南軍中之頃當不備之際曹武惠公固欲試之凡所索則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求夕運鋪寧不食耶既膳無器可乎預科陶器數十萬夜半爨成食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率類此征文州為廣西漕士死於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與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餉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廣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又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乞內附遣使修貢仲宣上表待罪 太宗褒詔大嘉之 並玉壺清話

陳從信

太宗居晉邸知客押衙陳從信者心計精敏掌宮帑輪指節以代運籌絲忽無差開寶初有司秋奏倉儲止盡明年二月太宗因語之從信曰但令起程即計往復日數以糧券併支可以責其必歸之限運至陳留即預關主司戒運徒先候於倉無淹留之弊每運可減二十日楚泗至京舊限八十日一歲止三運每運出淹留虛程二十日歲自可漕一運太宗以白太祖遂立為求制一歲晉邸歲終籌攢年費何帝數百萬計惟失五百金屢籌不出一蒼頭偶記之晉王一日登府樓遙觀尋種者賞歎精捷令某府庫取金五百與之時從信不在後失告之

承昭

太祖欲開惠民五丈二河以便運載吏督治有承昭

者江南人諳水利使重其役承昭宣以經都量河勢長短計其廣深次量鋪之闊狹以鋪累尺以尺累丈定一夫自早達暮合運若干鋪計鑿若干土總其都數合用若干夫以目奏上太祖嘆曰不如所料當斬於河至訖役止行九天上嘉之又令督諸軍子弟濬池於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後以防禦使從征太原晉人嬰城堅拒遂議攻討以革內壯士蒙之為洞而入雖力攻不陷師已老上深憫之且將視其洞携藥劑菓餌慰撫士卒時李漢瓊為攻城總管挽御衣以諫曰孤壘之危何啻累卵矢石如雨陛下宜以社稷自重遂罷其幸止行頒賚而已既不克又欲增兵承昭奏曰陛下有不語兵千餘在左右胡不用之上下寤承昭以馬策指汾

太祖遂曉大笑曰從何取土承昭乞紐布囊括土投上流以塞之不設板築可成巨防用其策投土將半水起一尋城中危蹙會大暑復晉人間道求契丹援兵適至遂議班師

魏侍郎

魏侍郎權初知廣州忽子城一角頽執得一古磚磚面範四大字云委於鬼工蓋合而成魏也感其事大築子城纔罷詔還除仲待制簡代之未幾儂智高寇廣其城一擊而摧獨子城堅完民逃於中獲生者甚衆賊退帥謫筠州朝廷以公有前知之備加諫議再知廣二年召還公築城之効自論久不報有感懷詩曰羸羸霜髮一衰翁蹤跡年來類斷蓬萬里遠歸雙闕下一身閑在衆人中螭頭賜對恩雖厚雉堞論功

事已空淮上有山歸未得獨揮清涕向春風文潞公采詩進呈加龍圖閣尹京魏詩甚精麴五羊書事曰誰言嶺外無霜雪何事秋來亦滿頭

錢若水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胷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已而果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弃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爲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聽事詬之曰若水受

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熟觀其獄詞邪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恠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也趣詣若水聽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

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

周諫議

周諫議湛善射弩十發十中的隔屋射亦然嘗謂予曰其法雖由審固然亦自有神用今以架縛弩施箭其上徃徃不中至於用神之專無不中的非神用而何湛爲鹽鐵判官三司文帳煩夥吏胥蔽欺若不究者爲之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帳七千道又括天下隱戶三十三萬發其詭號九十二種湖南之民掠良人踰嶺賣爲奴婢湛爲廣東提點刑獄下令提溺及

令自陳得男女一千六百餘人還其家而世少知之
蓋古良吏也

薛簡肅

蜀人正月二日三日上塚知府亦爲之出城置會是
時薛簡肅公以二日會于大東門外有戍卒叩鄭龍
腦家求富貴鄭即以銀匙筋一把與之既出隨以告
人至第二卷尾卒升屋放火殺傷人相次都監至捕
者益多卒自知不免即下就擒都監往白簡肅公公
指揮只於擒獲處令人喫却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
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范文正

范文正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輿賦博州置場
納青民大患輦置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勇公止

戒民本州納價每斛三錢給鈔與之俾簽幙者輓金
往幹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之婦翁也
携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資巨勝數十
道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廩寄僧舍可也簽
稟教行焉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爲厚價所誘貿者
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行斛金尚餘數千緡按
等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

文潞公

文潞公謂予言初及第授大理評事知絳州翼城縣
未赴任有客李本者三見訪而後得見之且言某有
壻爲縣中巡檢幸公庇之又言曰某非獨奉干亦有
以奉助某嘗知其邑戶口衆人猾難治因出一策文
字皆景跡人姓名其首姓張比潞公至姓張人事已

敗縣未能結正簿尉皆云某等在此各歲餘豈無過失爲此人所持幸君之來必辨之矣於是公盡得其姦狀上千州決配之邑人皆悚畏其次即石務均也初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於翼城通人飯鏹執而入縣務均之父爲縣吏爲償錢又飯之館之於其家而毋充所加禮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不中節歐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豈有意害之乎小人自隱如此也至是事敗潞公捕之急往投王王以爲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銜銀至縣葬務均之母事少解尋而王爲參知政事奏務均教練使而務均亦改行自修終公之任邑中無敢歸橫者以此見潞公之才新及第已能嫉惡而屏除之矣又見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

東齋記事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二

東洋圖書印

三朝考

十三

上海圖書館藏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蔵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